

朱子語類

五十五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四計十六版

陸氏

性質

陸子精神若海。

問陸梭山同異辨曰若本有却如何掃蕩得若本無却如何建立得他以佛氏亦曉得理如既曉得理後却將一箇空底物事來口頭說時佛不到今日了他自見得一箇道理只是空又曰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節

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鈇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間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

未到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
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
便行得也大雅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
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袞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
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
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
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大雅

問曾見陸子壽志道據德說否曰未也其說如何曰大槩亦好必

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着脚文蔚

叔器問象山師承曰它門天姿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
學者多是就氣稟上做便解偏了儀

符舜功問陸子靜君子喻於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
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

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
說占得多麟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以其說不合有多節
目不直截其因謂是比聖人言語較緊自如孝弟之人豈解
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解犯上者
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寬平不消如此急迫看振

問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
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十數步作
一步又甚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顛狂子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面見得意思想如何曰初看有未通處
今看得通如孝弟為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
曉先生曰如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
以為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
處便將箇硬說闕倒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

不好處便悖慢無禮便胡說亂道更無禮律只學得許多凶
暴可畏可畏不知如何學他許多不好恁地快賀孫又問孝
弟爲仁之本集注云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此字亦只
指孝悌先生曰覺此句亦欠本立字賀孫云上文已說孝弟
乃是行仁之本先生曰此段若無程先生說終無人理會得
透看楊謝諸說如何是理會得謝說更重孝弟非仁乃近仁
也不知孝弟非仁孝弟是其廢物事孝弟便是仁非孝弟外
別有仁非仁外別有孝弟如諸公說將體用一齊都沒理會
了賀孫

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
片袞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爲萬
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多只恁袞去
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
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它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

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趙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
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
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
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
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
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
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
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
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謝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着言語其
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
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鶻突說
過先生因語諸生云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

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補

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

子無柰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已也垂趙

江西士風好為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

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績密

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紫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值客

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可李錄云昔記既而以未相見而坐

書院為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以近作兵

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可李錄云荆公出論

說日其策如此荆公退碎其硯下之稟以為所論同於人也何李錄

好異惡同如此皆是江西之風如此李錄略

金溪說充塞仁義其意之所指似別有一般仁義非若尋常他

人所言者也必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

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敢

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

在節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却說錯了乾以易

知坤以簡能是其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

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為故簡不是容易苟簡

也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

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

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

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適言論語無意只是

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

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其麼人在這裏節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即曰此只

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議論則是
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
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
爲可去也柄

有一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
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
去先生痛加誚責以爲此三字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
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
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
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甚次第分明緣有
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
不得已去做才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漢悠
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
之心又非所謂意見乎傑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
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
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廣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
宗旨是禪允分曉此乃捉着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
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
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
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又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
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溥輩輩所
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杲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
腦甚惡之又戀着他權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看
他權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趕
將出門去杲老所喜皆是麤疎底人如張子韶唐吳夫諸公
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厚痛被他薄賤汪又爲人淳厚

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着鶻突底禪群疑塞曾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文嘗謂某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窺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連謫廣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為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大必

舜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辨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周公謹註

陸子靜云涵養是王人公須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非其說白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訶佛罵祖之說教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辨

吾儒頭項多思量著得人頭痺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說我這道理從頭理會過更好個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

動也靜靜也靜先生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續

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遜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方

潘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都應不是曰可知是他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只是杜撰如何

得合道理賀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它聳動底亦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輩患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輩便是殆也山上

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滄

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陸之學蕩而而所執陸復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善蕩蕩無能各詩云蕩蕩上帝書

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為善豈可以為不善耶其怪如此備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其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

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

事事有節

先生問人傑別後見陸象山如何曰在都下相處一月議論間

多不合因舉戊戌春所聞於象山者多是分別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兩句曰彼之病處正在此其說集義却是義襲

彼之意蓋謂學者須是自得於己不為文義牽制方是集義若以此為義從而行之乃是求之於外是義襲而取之也故

其弊自以為是自以為高而視先儒之說皆與己不合至如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利公私皆說不着蓋釋氏之言見性

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今專以義利公私斷之宜順伯不以為然也人傑詳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其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

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
須是當面與它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曉得乃
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它亦只是皮外答來
越不分曉若是它論學處是則其它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
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它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它說得
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
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
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
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它尋常要說集
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
之它說如何正淳曰它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
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
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
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

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
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
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
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
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
便一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
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
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
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
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
頭處釋氏皆空之必大錄云先生看正淳與金溪往復書云云
今陸氏只管說一貫夫一貫云者是舉萬殊而一貫之小大
精粗隱顯本末皆在其中若都廢置不講却一貫箇甚底學
要大綱涵養子細講論嘗與金溪辨義外之說其謂事之合
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為合如此而行之便是內也
且如人有性實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因他人說出來見得為
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謂此乃告子之見直須自得於

已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為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
事當如此更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必大因言金
溪有云不是教人不要讀書讀書自是講學中一事纔說讀
書已是刺此一句曰此語却是必大又言其學全在踐履之
說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
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
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糞暴陸子靜之學
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糞惡底氣
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鈇山得他書
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
在義其荅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着着他意只說吾儒絕斷
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
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
好商量了只道這是曾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
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

多糞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
小無父無兄只我胃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
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
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
曉告子以後如荀揚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賡

迎而距之謂陸氏不窮
子靜應無所住以生其心調

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懶
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
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
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
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
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恠如此可畏可畏林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其文字不過假借

五十七
以說其胷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
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敗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鱗魚
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廣

先生嘗說陸子靜揚敬仲自是十分好人只似患淨潔病底又
論說道理恰似閩中販私鹽底下面是私鹽上面以鱗魚蓋
之使人不覺蓋謂其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話遮掩過

為學若靠實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又曰近
來諸處學者談空浩漶可畏可畏引得一輩江西士人都顛
了浩

陸子靜好令人讀介甫萬言書以為渠此時未有異說不曉子
靜之意璘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
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思指是如何要將作
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此都被陸子靜誤教

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和
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
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向故
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傳子淵便是如此好心
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
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誤今教
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
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
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
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
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聞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
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
得行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
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

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刪定還替得公麼陸刪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悻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儻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此說得之文卿○派

因論南軒欲曾節夫往見陸先生作書令去看陸如何有何說備寄來先生曰只須直說如此則便謂教我去看如何便不能有益了揚

因說陸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枷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纒高了便不肯下纒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來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

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之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便說道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說逸民伯夷叔齊這已是其好了孔子自便道哉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加贊

曹叔遠問陸子靜教人合下便是如何曰如何便是公看經書中還有此樣語否若云便是夫子當初引帶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得又問或有性識明底合下便是後如何曰須是有那地位方得如舜與木石俱與鹿豕遊又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須是有此地位方得如堯舜之道孝悌不成說才孝悌便是堯舜須是誦堯言行堯行其箇能修行後長方是下二條詳

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乎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其底話又平時告克己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

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病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是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己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直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却都無人識這箇

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
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
恁地含糊胡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
日應事接物之間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

意續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着不得一
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
無許多事他却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
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
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
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
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
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
我見得我又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

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
年說却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却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
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說
却不如此子靜却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却平
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
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糊鶻突遮蓋
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哀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
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
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曾子顏子是着多少
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
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
已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
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聖人說克
己復禮便是真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

家歸其仁施之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門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象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酎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纘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到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須知是處在那裏他既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而今人却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說

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為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箇是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關

先生問曾見陸子靜否可學對以向在臨安欲往見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先生曰此人言極有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須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一旦立脚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見他人有屋宇必不起健羨若是自家自無任處忽見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雖欲不入安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窮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文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無箇脫洒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是他行不掩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是合當恁地不當恁

地不是因他說自家行不掩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壹箇物事與他鬪又曰某也難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說他只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拗不轉了又不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聖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都是實說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添養又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如它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

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它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梯梯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穉穉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楊敬仲有為己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聽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它意所為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聽

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與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與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

將去豈可更帖着一箇意思在那上其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畧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畧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道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趙

楊敬仲已易說雷霆事身上又安得有且要着實可

楊敬仲說陽文一畫者在已陰文一畫者在應物底是先生云正是倒說了應物者却是陽文

楊敬仲言天下無掣肘底事沈叔晦言天下無不可教底人先生云此皆好立偏論者

楊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

無學有首無尾發學有尾無首渾學有首無尾只是與人說

有說悟者有說端倪者若說可欲是善不可欲是惡而必自尋一箇道理以為善根脚虛矣非鄉人皆可為堯舜之意

因論今之言學問者人自為說說出無限差異胡文定曰首有

不謂諸子百家人肆其說誑惑眾生者是也謝上蔡曰諸子

彭世昌子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碣磳

色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世昌曰陸先生既

有書院却未曾藏得書具此來為欲求書曰緊要書能消得幾卷其向來亦愛如此後來思之這般物事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未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五計二十六板

老氏辨

老子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廣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

闕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豪於已不使

便不肯做

闕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

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個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它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它自有別人與它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當曰此正推惡離已曰固是如子房爲韓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當

老子不犯手張子房其學也陶淵明亦只是老莊

問楊氏變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

細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它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比是老氏之學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它詩策不須多只消三兩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個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個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

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量巽李公說得好補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學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準。義剛類。條見論語類。

老子中有仙意

列子

列子平淡踈曠功

莊子

莊周曾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壽

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為不足為邵子却有規矩方

李處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林作不

知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

是揚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義剛同。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

子都不說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齊魯滕宋大梁

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

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云

云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

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

白異同之論聖學是甚麻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

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

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

是此意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辯說教語似好曰

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如此此書必是後漢時人撰

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莽莽都不似西京時文章

老莊

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廣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各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乘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方子錄云莊子是一箇大秀才他事似用快刀利斧斫去更無些礙且無一句不若老子說易以道陰陽等語大段說得好然却肯如此做去老子猶是將他棄在一齊場攤了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

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鳩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人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箇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賀孫一條疑問同

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其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它本

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
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各非常各則下文有名無
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只是說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無有為句
皆非老子之意可學

莊子老子不是矯時夷惠矯時亦未是學

莊列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簡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
而少事實傑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

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熬下工夫續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
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
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以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服他更

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恠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

也雅

老莊列子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似莊子

雷擊所在只一氣來來間有見而不為害只緣氣未崩裂有所
擊者皆是已發蔡季通云入於雷所擊處取得雷斧之傷是
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石斧如
今斧之狀似細黃石因說道士行五雷法先生曰今極卑陋
是道士許多說話全亂道蔡云禪家又勝似他曰禪家已是
九分亂道了他又把佛家言語參雜在裏面如佛經本自遠
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異字人都理會不得他便
撰許多符呪千般萬樣教人理會且不得極是陋蔡云道士有
箇莊老在上却不去理會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
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無人理會得老

子通透大段鼓動得人恐非佛教之比曰公道如何蔡云緣他帶治國平天下道理在曰做得出也只是箇曹參蔡云曹參未能盡其術曰也只是恁地只是藏縮無形影因問蔡曰公看道可道非常道各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如何說蔡云只是無名是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形氣了向見先生說庚桑子一篇都是禪今看來果是曰若其它篇亦自有禪話但此篇首尾都是這話又問蔡曰莊子虛無因應如何點曰只是恁地點多有人將虛無自做一句非是他後面又自解如何是無如何是因又云莊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熬高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蔡云看莊周傳說似乎莊子師於列子云先有作者如此恐是指列子曰這自說道理未必是師列子蔡問皆原於道德之意是誰道德曰這道德只自是他道德蔡云人多作吾聖人道德太史公智識

卑下便把這處作非細看便把作大學中庸看了曰大學中庸且過一邊公恁地說了主張史記人道如何大凡看文字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看人說甚麼事都只入這意來如大路看不見只行下偏蹊曲徑去如分明大字不看却只看從鑿縫偏旁處去如字寫在上面不看却就字背後面看如人眼自花了看見眼前物事都差了便說道只恁地效云不平心看文字將使天地都易位了曰道理只是這一箇道理但看之者情偽變能言語文章自有千般萬樣合說東却說西合說這裏自說那裏都是將自家偏曲底心求古人意又云如大史公說話也怕古人有這般人只自家心下不當如此將臨川何言江默之事觀之說道公羊穀梁是姓姜人一手做也有這般事尚書序不似孔安國作其文軟弱不似西漢人文西漢文麓豪也不似東漢人文東漢人文有骨肋也不似東晉人文東晉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讀

來却宛順是做孔叢子底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只看他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話正史都無之他却說道自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卑弱說到後面都無心殺蔡云恐是孔家子孫曰也不見得蔡說春秋呂氏解蔡好曰那箇說不好如一句經在這裏說做褒也得也有許多說話做貶也得也有許多說話都自說得似又云如史記秦紀分明是國史中間儘謹嚴若如今人把來生意說也都由他說春秋只是舊史錄在這裏蔡云如先生做通鑑綱目是有意是無意須是有去取如春秋聖人豈無意曰聖人雖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爲之說不得蔡云左氏怕是左史倚相之後蓋左傳中楚事甚詳曰以三傳較之在左氏得七八分蔡云道理則穀梁及七八分或云三傳中間有許多駭處都是其學者後來添入續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

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御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王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岳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繆不足稽矣個

老子書

道可道章第一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

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其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上下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備

谷神不死章第六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爲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備

問谷神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它又云虛而不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曰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筭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樓謂之牝鑲則謂之牝鑲管便是牝鑲鑲便是牝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老子之言似有

可取處曰它做許多言語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但歸宿門戶都錯了變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微

元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不窮而又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功

沈莊仲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如何曰谷神是那箇虛而應物底物事又問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如何曰徼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

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仲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漆漆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聖具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剛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一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剛

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豪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剛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豪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

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書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曉關之戰嗚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即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苗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乘也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籠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臚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剛

古之爲善士章第十五

甘肅懷說先生舊嘗謂老子也見得此箇道理只是怕與事物交涉故其言有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容廣

因以質於先生曰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
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夫莫若晉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
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
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他說以正
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大奇
耳故後來如宋齊立遂欲以無事竊人之國如今道家者流
又却都不理會得他意思廣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問老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它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
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
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事要
底物事不將為事其初間疑有兩箇老聯橫渠亦意其如此
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
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
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
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蘇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一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
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
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畜得
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
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
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無故其流多入於變
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
如此廣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闕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無理會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不合說一箇生一箇方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剛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無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項在江
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先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他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故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
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
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後養以嗇回是

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亦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
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
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
也如其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脩養亦可
能有益邪今年得李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
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備
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嗇養也先生曰嗇只是文嗇之嗇它說
話只要少用此子舉此一段至莫知其極向

莊子書

內篇養生第三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舉史記
老子傳贊云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無是體與因應
字當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植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

所見無全牛熟爛

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二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董仲舒云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性本自成於教化下一成字極害理學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

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節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它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個

外篇天運第十四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織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不能自止和雲者為雨乎兩者為區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其若括出便別只是不欲得友

烈風莊子音作厲風如此之類甚多節

參同契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開得然裏面亦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五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

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却
錯說作虛危去蓋訂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議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汞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

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

鉉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

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知真箇成此物參

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

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

多其中有云千周察彬彬分萬道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

靈忽自悟言誦之又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

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

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

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

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李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

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

司與盡被後人明解凡說下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

一物也精與氣二者而以神運之耳云云千周兮察彬出用

之萬遍斯可觀鬼神將告予神靈忽自悟言誦之又則文義

要訣自見又云二用無爻位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

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

身而無定所也又云在來無定所上下無常居亦此意也

有龍虎經或以為在參同契之先嘗見李通說好及觀之不

盡是隱括參同契為之云云二用六虛者被不知為周

之二用六虛者被不知為周

與文章極好念得亦不其中心云云或若不告人絕聖道

誦言之善竹帛又恐漏世天機之意故但為重覆反復之

令人子細讀之自曉其法皆在其中多不曉

論修養

參同契為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人之
熟讀以得之也大槩其說以為欲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說
來又却可惜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
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唯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
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劇

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國
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不見了近來人又說劉馮
尚過幾時也則休也廣

長孺說修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
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瘠怯與壯
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愚

因論道家修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曰心縮氣亦
未為是其嘗考究他妙訣只要神形全不撓動故老子曰心
使氣則強纔使氣便不是自然只要養成嬰兒如身在這裏
坐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工夫做此其導引法只如消息
皆是下策薄

陰符經恐是唐李任所為是他着意去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
他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一如麻衣
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

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敬夫看文字其甚踈

問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按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

作池本作因問在問經唐李任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

都無許多曉崎池本此下云又詩序是南宏作好事者附會

也因舉遺書云前輩說處或有未到不可一槩

定橫渠尋常有太深言語如言鬼神二氣之良能說得好伊

川言鬼神造化之迹却未甚明白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

之自然者耳因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自是屬禮從

陰神自是屬樂從陽易言精氣也本云鬼神即禮樂又云前

實如何鬼自從陰屬禮神自從陽屬樂因舉樂者易言精氣

為物游魂為變此却是知鬼神之情狀氣升於天體魄歸

於地是神氣上升鬼氣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也其香

氣騰於上其物腐於下此可類推寓

問丘次孟謂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

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先生謂如他問丘此等見處儘得其語。道夫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揆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道夫

問陰符經云絕利一源曰絕利而止守一源節

問陰符經三反書夜是如何曰三反如學而時習之是貫上文言言專而又審反是反反覆覆節

三反書夜之說如脩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論道教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

這自經兩節變了額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做釋氏

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必

道教最衰儒教雖不甚振然猶有學者班班駁駁說些義理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却如

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必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三身而為之爾佛

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

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做其所為遂尊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

反坐其下恃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

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

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
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
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
預之庶乎其可也問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尸了但老子
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
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武龜也武蛇也此本虛
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為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
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
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
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
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真君義
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大史呂與叔
集記一事極怪舊見臨漳有孫事道巡檢亦能此可學云天

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入來曰然學
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樂安於睡處少
問劍化作自己藥又化作甚麼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劍
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
亡是公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共計二十九版

釋氏

孟子不關老莊而關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關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

大雅○以下論釋氏亦出楊墨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

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揚朱即老子弟子人言
孟子不關老氏不知但關揚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
亦出於揚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
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
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
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
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
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
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
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辯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謫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
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
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
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

為十八戒此處更舉佛經語與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

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多說此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

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

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

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

下 淳○以下論釋
氏出於莊老

老子說他一箇道理甚縝密老子之後有列子亦未甚至大段

不好說列子是鄭穆公時人然穆公在孔子前而列子中說

孔子則不是鄭穆公時人乃鄭頃公時人也列子後有莊子

莊子模倣列子殊無道理為他是戰國時人便有縱橫氣象

其文大段豪偉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

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

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靜經又却偷佛家言語全做得

不好佛經所謂色即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

空字說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淨經中偷此句意思却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人說孟子只闢揚墨不闢老氏却不知道道家修養之說只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又曰孔子問老聃之禮而老聃所言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非一人但不可考耳因說子張學干祿先生曰如今科舉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寫得盈紙便可得而推行之如除權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

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

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個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行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麼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為

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汗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離篇章成誦此不能盡記○謨

說伏書皆能舉其支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及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證案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其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太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

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楊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畫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柰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呆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黃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聞聞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

言語來看全不如世間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它惑謙

因論佛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洒廣闊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公晦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得更廣闊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爲害更大在佛壽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掛著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

截看了

格。以下釋老同異

謙之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己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

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
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滿
身著衣却道不曾掛着一條絲纈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
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
為假合則是全無也柄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
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恃之者也廣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既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
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壽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
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閑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
者老氏之失也設世之用兵籌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端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此分
然却認為已有而以生為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
見更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為己有死後亦不失而
以父母所生之身為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跳入新屋故
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
為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
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
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
明不是自家作為出來皆是自然如此付來屈伸我安得而
私之哉猷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玄空又說真空
玄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它都
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
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它如此要何用補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為幻老氏又却說及下截曰老氏勝河
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

至道雅

奪胎出世之說有之釋道專專此心故神道出神故能奪胎釋
定故死而能出世釋定故能入定道定故能成丹楊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
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
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摸學釋書而
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
作儲祥官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筭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
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
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
不由淺而深者釋老滅綱常

或問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三佛則人倫盡

至無則義理滅盡方子錄云正卿問莊子一語所以不盡曰莊
家義理都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李蒙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足極大
罪名其他更不消說續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忘人倫然自是逃
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為子長自為師只少者
者為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續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真具靈具是寂無觀不
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實親於父子却棄父子莫重於
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關者它一皆去
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他却不要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
用之有節見生不忍心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

無用牝不麀不狝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卓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不得有他底着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

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辯○以下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聽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柄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埋會節

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空豁豁地

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

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曰未須理會自家已分

若得真則其偽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柯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

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

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它便

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

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

底令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柄

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

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

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

大學所以貴格物也植○或每云近世一種李問雖說心與

亦不合理却与釋氏同病不可不察

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

之辨其差眇忽以其觀之真似冰炭防

儒者見道品節粲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吝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方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為空為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曰惟其無理是以為空它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節

先生問衆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節就問曰莫是無這理曰無理煞害事節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大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其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它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

了更便說真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子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着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

晉子

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架點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

其麼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
便是箇引導人底物事若言此而它求則亦別無門路矣舜
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
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路直上行將
去更不問着有其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着志
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却如此終
於無成續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
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它物縱橫不是
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需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
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

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
斤乾菜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如喜之說便是如
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個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若是專
一用心於此則曰會通達矣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
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着來看去工
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
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
可以洞古今此橫。上教錄云釋氏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外別有向法只是釋氏沒道理白呀將去

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白白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煞
誤人事薛文

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
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未備具不必它

求季

言釋氏之徒為學精專曰便是其常說吾儒這邊難得如此看他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學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多少閑雜念慮如何得似他只惜他所學非所學在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其次第如今學者有二病好高欲速這都是志向好底如此一則是所以學者失其旨二則是所學者多端所以紛紛擾擾終於無所歸止

以下論釋氏工夫

問釋氏入定道家教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且晝之所為曰吾儒何不效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上事使要人做只管似它坐定做甚日月便安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又不及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為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為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着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哉佛家有流注相心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蓋佛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

其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曰動方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
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
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
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它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
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
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
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
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
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
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
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
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個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

覺運動為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
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籠糙爾個問彼言一切萬
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
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
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
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它只是說這物
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問以下論釋
氏認心性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
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
性在心所發為意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為議論在手能
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
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
發為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
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昏動之以禮始得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况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也

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

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如居處執事與人交止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

何故於下面着箇恭敬忠如出門使民也只說箇出門使民

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孔子言克己復禮為仁

厲聲言復禮仁字節

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

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為所不當為

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如尸

立之理當如齊如頭各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節

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這理

故孝也得不孝也得所以動而陽靜而陰者蓋是合動不得

不動合靜不得不靜節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

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

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其國王問其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

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禪家

又有點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

作用時性在甚處嘗

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巖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

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般柴

以比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

長則為不弟如曰運水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

之弟耶人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王見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本空靈異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他箇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重善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渾淪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古且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會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枝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個

昨夜說作用是性因思此語亦自好雖云釋氏之學是如此他却真箇見得真箇養得如云說話底是誰說話底是這性目視底是誰視底也是這性聽底是誰聽底也是這性鼻之聞香口之知味無非是這箇性他凡一語默一動息無不見得此性養得此性或問他雖見得如何能養曰見得後常常得在這裏不走作便是養今儒者口中雖常說性是理不止於作用然却不曾做他樣存得養得只是說得如此元不曾用功心與身元不相管攝只是心履若自早至暮此心常常照管甚麼次第這箇道理在在處處發見無所不有只是你不曾存得養得佛氏所以行六七百年其教愈盛者緣他也依傍這道理所以做得盛他却常在這身上他得這些子即來欺負你秀才你秀才無一人做得似他今要做無他只說四端廣充得便是孟子說存心養性其要只在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廣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學者只要

守得這箇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若常存得這惻隱之心便養得這惻隱之性若合當愛人自家却不起愛人之心便傷害了那惻隱之性如事當羞惡自家不羞惡便是傷害了那羞惡之性辭遜是非皆然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只要就這裏存得養得所以說利與善之間只爭這些子只是絲髮之間如人靜坐忽然一念之發只這箇便是道理便有箇是與非邪與正其發之正者理也雜而不正者邪也在在處處無非發見處只要常存得常養得耳個

佛家作用引罽賓王問其問他初說空空却如此曰既無理亦只是無聽亦此不聽亦此然只是認得第二箇然他後來又不如此說傳大士云云曰他雖不如此然卒走此不得曰然可學問儒釋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為之用他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為之用不知是如何又問不知先從他徑處

入然後却歸此曰若要從徑入是猶從近習求言職須是見他都無所用泳

佛家說會萬物於一已若曉得這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恪

佛氏見影朝說這箇暮說這箇至於萬理錯綜如此却都不知方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端

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豈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大雅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

即如如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為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

更說其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

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

便可生天大雅云于頔在傳燈錄為法嗣可見曰然大雅

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亦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

加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云云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

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阿學佛經以

佛初止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弦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

齊掃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柳宗元六祖塔銘有中

達磨未來中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

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耳大抵只是要鷓突人

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此佛經語之類皆然
 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經云
 到末劫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
 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
 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
 何與灑掃應對合曰蓋言精粗無二曰活潑潑地是禪語否
 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
 以為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學可

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
 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
 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坊好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
 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卷佛說本言盡去世
 間萬事其後點者出山却言實際埋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
 舍一法學可

華嚴合論精密禪

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
 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它引去了
 又曰其言旁引廣論說神說鬼只是一箇天地萬物皆具此
 理而已經中本說得簡徑白直却被注解得越沒收殺或問
 金剛經大意曰他大音言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
 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
 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
 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眾生之心入它
 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
 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
 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
 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禪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聖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為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為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該淫邪遁蓋該者是它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該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濂浩翰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它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它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該諛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

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輩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其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熈

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呪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如焚香肅樣後來也有人祈雨後燒亦出此意也熈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相心亦

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
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
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為
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又云汀州人
多為巫若巫為祟則治之者全使不行沈存中記水中金剛
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因言後世被他佛法橫
入來鬼神也沒理會了又曰世之所謂鬼神亦多是喫酒喫
肉漢見他戒行精潔方寸無累在人如何不生欽敬闕
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
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伯紀好名錄讀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
楊大年各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議
因語禪家云當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
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磨以來始一切

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
話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
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
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為禪不悟者為顛雖為
禪亦是蹉了路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
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及其作
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雖說空又
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
呆老以為不然著正邪論排之其後呆在天童了老乃一向
師尊禮拜呆遂與之同及死為之作銘問渠既要清靜寂滅
如何不坐禪曰渠又要得有悟呆舊甚喜予詔及南歸貽書
責之以為與前日不同今其小師錄呆文字去正邪論與子
韶書亦節却問病翁莫心中說官蒲由事如何曰佛家自說
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坐死者

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握不臥床席耳別無它說
阿彌學以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菜概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倡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其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呆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祖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寂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謝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它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個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它指仁義爲因心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景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們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

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昏面益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習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却云彥冲修行却不曾禪寶學會禪却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嘆可嘆先王之道不明却令異端橫出堅立鞫

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振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却是法門也方

問德粹在四明曾到天童育王否曰到曰亦曾參禪否曰有時夜靜無事見長老入室亦覺心靜先生笑因問德光如何勝曰不問渠法門事自是太管人事先生曰皆如此今年往蒲中弔陳魏公迴途過雪竇長老升堂說法且胡鶻過及至接人却甚俗只是一路愛便宜纔說到六七句便道仰山大王會打供想見宗杲也是如此又問傑如何曰臨死只是漸消削先生曰它平日只理會臨行一節又却如此可學雜論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鬼氣火風如云鬼氣又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其疾暴明

釋氏地水火風粗而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是魄火風便是魂他便是見得這魂魄

釋氏說法身便是本性報身是其德業化身是其肉身問報身是如何曰是他成就効驗底說話看他畫毗盧遮那坐千葉

蓮珠常富貴便如吾儒說聖人備道全美相似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趙

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學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為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

却有愛及他

如身

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為真慈

剛同義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即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為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時舉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

身利便學

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為坐亡立脫之備其魂之未盡化者則流為膏液散為珠球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個

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導

問說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馱曰此便是說輪回學

問禪家言性傾此于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它我却受它血陰它說傾此于彼蓋如一破弊物在

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

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發

問輪迴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成了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佛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存者亦不知孰為佛祖之書厚之云或傳范滂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為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它又有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學

鄭問輪迴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曰自漢書載鬼趣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耳溫公也着不破只是

西德地說專

或有言脩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脩却脩後世何也趙

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

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

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

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

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

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祀奉佛為善如脩橋道造

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為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

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

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為向見

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

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為蓄鼓其間道家之

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

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

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為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某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學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馮贖等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寺

是官寺非釋者取之時起自

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虫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其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注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

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

如佛影耳峨眉看佛以五更初看辨道謙言大藏經中言禪子病暈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無事

雪峰開山和尚住山數年都無一僧到遂下山至半嶺忽有一僧來遂與之俱還先生曰若是其雖無人來亦不下山敬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

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為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未為因報之說

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質孫論

釋氏滅人倫之害

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偽職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
三是逕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曰未須如此立論傑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
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
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
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脩行說話如
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
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
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
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
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
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
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

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為形而下者以空
寂為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
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
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
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
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
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
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
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
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
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
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
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
藉以為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

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
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
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也
那一層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
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間曰以下論士大夫好佛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曰緣不曾理會得自
家底原頭但看得此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些故事
為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
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為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

引入去熹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
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踈略無
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為有箇悟
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也

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
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
是程門高第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熹

若氏見得熬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
者始初揚大年後來張無盡又說張無垢參泉老汪玉山彼
他引去後來亦好佛但汪文為為人無果決好佛又見不透又
不能果決而退嘗見汪文論揚大年好佛後來守不定汪文
甚不信云是蘇子由記此恐未必是補

老氏熬清高佛氏乃為遁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
官貧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
與之對談如泉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
公如水火泉老與湯張皆好又云泉老乃是禪家之俠又云
陳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當補

韓退之詩陽明人所居幽暗鬼所褻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

今僧家上可以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出入其間不以為耻所謂出入人鬼間也如妙喜與張魏公好又與一種小人小官好麟

信州人新鄂州教官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唯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方

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淨異常曰既如此何故立脫曰它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

氏最以為下者

程氏說野狐精正是以如此為不足貴可學

因說某人棄家為僧以其合奏官與弟弟又不肖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頗覺曰奈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自不許長子出家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學

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入之卑陋乃如此淳

先生說及俗人之奉佛者每晨拜跪備至及其老也體多康健以為獲福於佛不知其日勞筋骨其他節骨連用血氣所以安也過

夷狄之教入于中國非特人為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乾朝所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亦必有所謂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眾鬼神只是依人而行故

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賊出觀李綱傳贊論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問

佛法所以傳至今以有禍福之說助之曰亦不全如此却是人佐佑之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談義皆是剽

竊老莊取列子為多其後達磨來又談禪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說

假河學佛以

問胡僧不能害傳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曰是他心不動糊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觀新狀它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它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為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說傳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它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它做佛何故待闕許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它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佛教者然實繆為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為不善一日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為

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乃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人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是不以為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偽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起捉事人故意攤贓耳當

因論釋氏先生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釋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為其於性與用分為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為故弃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時魏才仲侍側問其故先生曰如今未有此病然亦不可不知譬如人食物欲知鳥喙之不可食須臾認下這底是鳥喙知此物之為毒則他日不食之矣若不便認下

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不食之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

因說誠意曰前輩有謂闢釋氏為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

伊川謂所執皆出禪學之下此說甚好謂攻之

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正如唐人傲高麗之不能守鴨綠之險高麗遂守之今之闢佛者類是佛以空為

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為辨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

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揚

儒之不闢異端者謂如有賊在何處任之不必治揚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其僧後有得遂反之觸却逾其說來做已使自足為治學其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

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其僧與

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蜀本有文集別本四字

有跋此帖者蜀本乃僧與潘子真潘子真乃興之子也帖蜀本云其所

集者以山谷嘗錄其語而或以為山谷帖也○溥錄云其非與伊川明矣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

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

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使義剛

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今人皆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

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於何書注破云某舊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來為作文矣其好

辯甚也振

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

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

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必

三十四卷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